

史記



趙

魏

韓

九



九

史記卷第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楚鍾惺批評

趙世家第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太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華狼犴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驥驥耳獻之穆王穆

漢書卷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念歸而徐

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

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自造父以下六世

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虎爲禦及于泓戰

奄父脫宣子奄父生叔帶叔豐之時周幽王無

道去周如首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

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至趙夙趙夙晉獻公

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爲將伐霍霍公求

彝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

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禳晉獻公

賜趙夙耿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

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

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

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唐咎如得二女翟以其

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后初重耳在晉

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

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爲晉文公趙衰爲

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

襄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爲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爲成子。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盾爲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悲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爲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旣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

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脰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爲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爲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謚爲宣子。趙朔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

事有可筆諸事
而不可見諸事
者大史書趙盾
以弑君之刑刑
弑其君可也直
之不可也居尊
賈滅趙宗竟
是董狐一語存

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
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
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
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
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
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
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
以懲臯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
先君以爲無臯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

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
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
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
諾稱疾不出全趙祀自是葬厥始終之朔曰子
之朔此時未一言及程嬰公孫杵臼也無程嬰
公孫杵臼厥將不全趙祀乎稱疾不出其際甚
微難以告人也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
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
嬪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自
謂朋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

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

而朔婦免身生男居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絰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

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曰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奴易立孤難耳公孫杵曰曰趙氏先君遇子原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

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曰杵曰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見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曰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曰與孤兄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

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而鳥囓，降佐殷帝太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荀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過策。唯君圖之。景公聞趙尚有後子孫，○爭以韓厥具以實告於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

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也。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此句有缺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晉法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

娶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襄三年

爲之祭臣春秋祠之世世勿絕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畏及乃遂弑其君厲公史立襄公曾孫周是爲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爲文子文子生景叔景

此春秋變而爲
葬國之形也誠
者舉着破矣

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趙簡子在位晉煩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成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煩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

扁鵲醫也而其
言近至奇甚引
人切入事博通
辨悟留豈易言

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寢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讞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

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

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譖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

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焉。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翼日。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

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母卽母卽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卽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卽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卽曰。從常山_上歸代_上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卽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卽爲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

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氏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晉君使籍秦圍邯鄲。荀寅范吉射與午善。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聞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逐吉射。以范皋繹代之。荀驥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死。

今三臣始亂、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驥韓不伎魏侈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絲鼎、荀偃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難歸、爲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

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耶鄆、乍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舉、簡子曰、大夫無皋、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懼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邢。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聩于衛、衛不內、居戚。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邢、邢

中行文子奔栢人。簡子又圍栢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邢鄆。栢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勾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母卽鄭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母卽鄭。母卽鄭此○古○智○俗○之○水○羣臣請死之。母卽鄭曰。君所以置母卽鄭。爲能忍。訥然亦愴。知

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母卽鄭。簡子不聽。母卽鄭此○古○智○俗○之○水○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母卽鄭代立。是爲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高岸。詣代王。使厨人操銅此○古○智○俗○之○水○鉶。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村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靡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靡笄之山。遂以代封魯。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者襄子。

史記 卷四十三 大梁侯
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
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
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
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晉懿公知
伯益驕請聽韓魏韓魏與之詣地趙趙不與以
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
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
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
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母姊原過既至以告襄子

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母姊余霍
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
知氏女亦立我伯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
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龍面而鳥嘴鬚麋髡頤大
膺大胷修下而鴻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
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
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
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
心禮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

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

爲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追尊獻子爲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大鄭歌者昔如此然，公仲曰：「諾。」不與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及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

一月烈侯從代來間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
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
吾君出、辟、門、傳、歷、此、雜、奇、著、時、此、正、欲、別、尋、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奸善而未知所持
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
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
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用何如。公仲曰方使擇
其善者。牛畜中、有、文、詞、微、而、意、滿、定、待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適漸、切、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
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

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用、歲、田且止官牛畜爲
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九
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
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
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鄆。二年
敗齊于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
魏敗我兎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攻
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
拔魏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

山戰于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于中人。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爲都，伐衛，取鄉邑七十三衛。敗我藺。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于郿。魏敗我濮，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閭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九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與齊戰阿下。二十年，攻衛，取甄。

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于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爲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鄖。鄖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鄖。鄖與韓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四年，魏歸我鄖。鄖與韓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

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繆與太子肅侯爭立，繆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耶鄆，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築長

城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蘭離石。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可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四年，與韓會于

區鼠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目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今國人謂已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芳顏

孟姬事七世前
帝告之矣許大
英雄始終結局
盡於一夢異哉

若春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孟姚也孟姚其有寵於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臚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

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澮

胡服為教騎射
平教騎射可也

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於萑而功未

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

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

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

烈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

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

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

也爲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母盡百姓之勞而序徃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胡服為教騎射
平教騎射可也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而必胡服人主以騎射之故胡服則騎射重而後能教民騎射此胡服意也○豈錯欲以中國而用夷狄之長技者也武靈王欲奪矣狄之長技而

為中國有者也

愚慧淑語寫出
英雄其妙在于
頑鈍惟其頑鈍
所以果決

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
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
卷之三
矣。使王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
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
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
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
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
廟。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
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

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
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
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
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
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
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
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
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
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

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拂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歐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紂紳，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

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而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晉國東有河，任明主意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

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
將何以守河蕩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
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
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
中山負齊之耀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
鄗。徵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
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
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
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

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
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舉也。今王將繼簡
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
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
大第十五
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
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
禮之循。處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
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
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

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大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

騎射。二十年，王畧中山地，至寧葭，西畧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禡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擊，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賜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禡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

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尊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並傳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界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許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督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

以入秦者，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寃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索，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

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母出傳政於公子成母爲怨府母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臣變而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歟

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

如兄嚴然星矚
心所出

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日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儻然也反北面爲臣謹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輒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

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覽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覽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聞之成覽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覽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卿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夾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殼而食○爲成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

竊主父始末規
盡止于強國人
臣之才卑有餘

諸侯是時王少成凭專政畏誅故園主父主父
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
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
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
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主父之惠文
王立立五年與燕鄭易八年城南行唐九年趙
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十年秦自置
爲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
秦取梗陽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齊爲

趙攻齊公主死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
燕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
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
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
爲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
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
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
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
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

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餒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

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歛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邢鄆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勾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勾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殤齊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

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棄於魏、反巫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爲上佼、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

趙乃輶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爲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

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岱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爲平陽君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蘭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爲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

立是爲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目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背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語字字間話步少聞情與本事全不相合而一矣一段廷態歎此又妙在一字齊力處即在於一步俱從婦人

左師悟太后不當在言語上看之全在舉止進退有關目有節

此又妙在一字

性情體貼極討

出來老臣一片

爲國苦心誠明

生巧可與公仲

事於看而無俟

丈夫也故用正

太后婦人也故

用諭

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臣賤
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
衣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
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
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
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千言萬語得妙此句對曰甚於婦人
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
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

笑字應哩哩

氣甚妙

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
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
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
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
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
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
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
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
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

此段正理無端
人知父誠其
妙妙

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
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
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
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于。義。聞。之。曰。
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
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於。子。乎。齊。安。平。
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入。
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
裋。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

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裋。之。衣。者。
残。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
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
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
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
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
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
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
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

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稱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

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敵國使者臣勝，敵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

萬皆阨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圍邯鄲。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入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太子死，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十二年，城元氏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十四年，邯鄲膚燒。平原君趙勝死。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

廉頗爲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獻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爲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十

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三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爲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

釣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若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韓臯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最不拔移攻齊取饒安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

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爲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饑。民謡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

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鄰鄴爲秦。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爲王。王什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爲郡。

卷一百一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卷第四十四

楚 鍾惺 批評

魏世家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于畢。於是爲畢姓。其後絕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漏數也。魏。大名也。

以其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爲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窮楊于亂行。魏絳修辱楊于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爲昭子。生魏羸。嬴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爲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

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窮楊于亂行。魏絳修辱楊于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爲昭子。生魏羸。嬴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爲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

卿誅之，盡取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爲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爲晉卿。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

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傳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後漢書〕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令，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柰何其同之哉？子擊不辭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令陽。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爲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

此一語事
始未之竟論相
原只重遠視其
所舉一句蓋達

生子營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愚民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諒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

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慧○而○捷○至○此○于○古○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使○入○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紂亦藏其中矣○上○步○步○翟璜數譖亦只發明達視其所舉一句

之所舉即居之所與
所與富之所與
也却將王者並
說立言甚妙論
其理而不必指
其人此對解人
言也至李克與
文侯一段闡解
默會允景千載
如見然食祿千
鰥十九在外十
一在內則四事
亦藏其中矣
翟璜數譖亦只
發明達視其所

史記卷四百一
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
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
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
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
乎。魏成子有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
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
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
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

卒爲弟子。二十六年。號山崩。壅河。三十二年。伐
鄭城酸棗。敗秦于注。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
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
下。得其將識。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魏
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爲亂。不勝奔魏。
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七年。
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我于澮。使吳起伐齊。至
襄丘。齊威王初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
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攻趙北蘭。

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罇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彊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
罇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罇得
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
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
戰于澠澤，魏氏大敗。魏君爲趙謂韓曰：「除魏君
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
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是

分爲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
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疚
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
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
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
韓會宅陽城，武堵爲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
九年，伐敗韓于滄，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
取龐，秦獻公來。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
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鄗。十

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冀、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歸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林。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寨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三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遇外黃、外

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効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于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

伐我秦將商君誅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
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
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爲太子三十三
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
年與齊宣王會于阿南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
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
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歾國
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
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

曰若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
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欲利則國危矣爲
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三十六年復與齊
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
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五年秦敗
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
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
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
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

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爲丈夫，取我曲沃平周。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岸首岸門。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爲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

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者，魏爲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驛衛，不如以魏驛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衛驛衛。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解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

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魏相田需歿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用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曰柰何對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歿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

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彊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

秦拔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二十二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爲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自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許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爲西帝。齊湣王爲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十年

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

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
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則
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
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
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
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九年秦拔我郪丘秦昭王謂
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郪丘秦昭王謂
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
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荀卿孰賢對曰不如

王曰以孟嘗荀卿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
奈寡人何也今已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
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
然中旗馮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
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父率韓魏之兵以
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湛
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禦韓康子爲參乘知
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
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

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兵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雎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太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

史記 卷四十四
唐雎不辱使命
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太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

之子也其言亦
取參合從之旨
而用意不同蘇
秦規共利羈旅
之人事成共其
利故其言多信
陵復其害骨肉
之親事敗共其
禍故其言痛信
嘆此論不入本
傳而載魏世家
見魏之存亡係
於此也可謂觀
其大矣

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

信陵諫魏王所
嘆垂涕泣而道

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

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寘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

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主意在韓亡之後。非魏無攻。又恐魏謂秦之攻楚趙而不暇及魏也。如將秦所以不攻楚趙之故。盡清說透而非疑無攻之說。其意自明。其言自省。此先秦文字開方處。魯連之說。燕將春申之說。秦昭王皆用北法。秦固有懷茅邢丘城苑津以臨河內。河內其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悲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築陽邑陽與武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有邑陽。武陽。力。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

史記 卷四十四 五列傳第十四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闢之有周
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
圍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平都焚林木伐麋鹿盡
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
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
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
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闢之
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

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
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
天下鴈行頓外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
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
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
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
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
通韓上黨於共寧使道安城出入賦之是魏重
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

史記 卷四
賢韓以其土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人朝而爲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至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謂

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爲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爲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徒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

此正悲魏不用
信陵以亡其國
而爲此誕語也
顧本傳目知之
古人文字反說
處今人多不解

之。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
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
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
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
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記卷第四十四

史記卷第四十五

楚 鐘惺 批評

韓世家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
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
爲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
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
趙朔。韓厥止。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
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

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郤克將兵八百乘

補○堵○家所未及伐齊殺齊頃公于華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

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晉景公十七年

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爲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

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

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

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

居州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

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

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

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

貞子徙居平陽貞子卒子簡子代簡子卒子莊

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

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

武子代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

子卒子景侯立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

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九年

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列侯三年、聶

政殺韓相俠累、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

年、列侯卒、子文侯立、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十三

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號宋君七年、伐齊、至

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十年文侯卒、子

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

徙都鄭、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懿

侯二年、魏敗我馬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九年

魏敗我澮、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

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魏取宋六年、
伐東周、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
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弑其君
悼公、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
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
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
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
高門、往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
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紳舉羸、二十六年高

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十一年，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郿。十六年，秦敗我修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

韓之名都，而具甲，秦韓并兵明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遠不爲鳴行以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竊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憐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

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

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爲襄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十一年，秦伐我，取

子咎公子蟻虱爭爲太子時蟻虱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蟻虱亾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蟻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爲果乎

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善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爲公患之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

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
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
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
楚解雍氏圍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華戎曰公叔
伯嬰恐秦楚之內蟻虱也公何不爲韓求質於
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
不以蟻虱爲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
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爲秦求
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

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
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蟻虱竟不得歸韓韓立咎
爲太子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
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
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
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者伊闢五年秦
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
齊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
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

一年使暴戴救魏爲秦所敗。戴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爲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敵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見王。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

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榮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爲頴川郡。

韓遂亡。

史記卷四十五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爲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史記卷第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十六

楚 鍾惺 批評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獻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

是爲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爲厲公。厲公旣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放陳完不得立，爲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爲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己，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

苦公處塵

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爲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田穉孟，夷生潛孟莊。田潛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

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棄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

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好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

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

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

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

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

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

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

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

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

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

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

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爲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

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弑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鷺，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爲相。田常旣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越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

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用常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常謚爲成子。田襄子旣相齊宣公。三晉殺智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

襄子卒。子莊子自立。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母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齊敗齊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乃使

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爲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仍稱太公商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牛立桓公牛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叔牙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爲得齊之救因與秦

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卽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竝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

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
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
「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
民貧苦。昔日趙攻魏，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
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
夫及左冓。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
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
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譽。
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

丁脩年。驕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
右室。須臾。王鼓琴。驕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
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
知其善也？」驕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
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撫之深醉之愉者政令
也。鈞謹以鳴。大小相益。同邪而不相害者四時
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諱音。」驕忌子曰：「何
獨諱音。夫治國家而刑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
然不說。曰：『若夫諱五音之紀。俗未有如夫子者。』」

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而醉之愉者政令也，釣誥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亾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

三言其名，改寫
丁一時權也後
南說向正理夫
買也涉世處事
貞麗矣此

亾。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母離前。淳于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輒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趣出至

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
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
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
十四年與魏王會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
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
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
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
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
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

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
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
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
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
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鄆趙求救於
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鶻忌
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
穰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鄆鄆其於齊何利
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

史記 卷四十六 田叔列傳第十六
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驕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闐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歟。十古院卅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燭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三十五年，公孫闐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

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之下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宜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于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驕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

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憩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魏

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立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津十二年攻魏楚

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煮棗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向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韓因搏三國之兵。

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亾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

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爲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漏

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間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爲天下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

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

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
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
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
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儔約賓秦無尊重
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
趙之阿東國危有淄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
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
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

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
卑爲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
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
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
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
爲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所事秦
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
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
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

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軛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者也、伏式結軛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讐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

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其漏、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數家庸太史、數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

君王后與趙也
君王后恭大史
教一段正氣王
論不可不存

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
凶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
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
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
在莒矣。襄王旣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
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
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
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
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

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
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
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
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
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
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
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
救趙之務，官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
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強秦之兵，不

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鄭鄭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一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

君王所以不
外者不在事
而在內治其
然君王后
不奈聞何必不
入地

滅齊爲郡天下壹升於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其故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

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佳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
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
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
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
云。田乞及常。所以比肩。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
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遭厭兆祥云。

史記卷第四十六

